吃春酒

□周作秀

吃春酒就是川渝人俗称的“走人户”，也是岁月赠予我记忆里最美的温暖和云舒云卷。

老家的规矩：初一初二闭门守岁，初三初四才开始走亲访友。所以年味未散尽，人情便已流动起来，春酒之约，便成了春节尾声中最温暖的续章。人们趁着这春寒料峭的时节，提着礼盒，踏着乡间小路，奔赴一场场亲情的盛宴。

最先去的是外婆家。我家距外婆家有20多公里，山路蜿蜒，沟壑纵横。清晨，我们在阿妈的催促声中启程，背着沉甸甸的年礼翻山越岭，跋涉半日直到日头偏西，才终于望见那熟悉的青瓦屋檐。舅舅早已在门口张望，舅妈则在灶台前忙碌，一桌热腾腾的饭菜，等的不只是我们的胃，更是那份久别重逢的温情。

慈爱的外婆年事已高，在3个舅舅家轮流居住，哪家轮值，我们便跟着在哪一家落脚。最香的是幺舅家柜子里藏着的炒胡豆、红苕干，香脆甘甜，是平日里难得的零嘴。最让人眼巴巴等着的是外婆悄悄塞来的那一两角压岁钱，是我快乐数日的源泉。

有一年春节，阿妈因故要在外婆家多住两日，而我却急着赶回家报名开学，执意要走的我竟在幺舅家门口哭闹起来，引得院子里的人前来围观。眼看着围观的人多了，我又急又羞，说出了一句后来几十年家族闲来乐道的话：“看看看，看个鸡公啄煤炭！”我说完后，引来哄堂大笑。后来还是幺舅妈硬塞我口袋一把炒黄豆，我才作罢。那倔强的模样也成了长辈们多年后仍津津乐道的笑谈。

接下来便是走二姑家，虽姑姑姑父已离世，但几房老表情谊如初暖意不减。我们住处离老表家不足1小时路程——走过两道低缓的土坡，跨过一座青石小桥，再攀上一段斑驳的石板路，眼前豁然开朗：两座并排的老院，院前已围坐一圈亲邻，摆着热火朝天的龙门阵，笑声噼啪作响；孩子们在院坝上踢毽子、跳绳，扬起一地尘光，映着冬阳，仿佛撒了一地碎金。

再往上走一段有一面苍青石壁，壁上凿着几尊菩萨石龛，每逢经过，我必合掌低首，默默祈愿。转过山弯，老表家的炊烟便袅袅入眼。大老表家灶膛里柴火正旺，红光映脸，表嫂与侄女们穿梭于厨房堂屋之间。不消片刻，桌上已摆满热气腾腾的菜肴——腊肉、香肠、甜肉，香气扑鼻，春酒之味，早已在饭菜升腾的雾气中悄然酝酿。

午饭后，二老表与小老表轮番挽留阿妈住下：“一年一春酒，家家都该走。”执意地将亲情酿进每一顿饭里，这份执拗的盛情，比酒更烈比饭更香。

小时候尤爱走出嫁的大姐家。姐夫一家勤勉持家，日子过得殷实而有滋味。而通往她家的那条路，更是我心中最美的春酒之路。走出健龙场镇，一条青石板路蜿蜒北去，直通大姐屋前。路左是璧南河，河水荡漾，竹林成带，风过处，竹叶簌簌如私语。偶有村妇蹲于河畔捣衣洗菜，棒槌声与笑语交织；几叶小舟轻划而过，划开一河碎银，又悄然合拢。路右则是一弯弯水田与庄稼地，麦苗青青如毯，油菜嫩黄初绽，春意在泥土里悄然萌动。

临近大姐家，地势渐平，整齐的菜畦里，萝卜、青菜、豌豆尖，绿意盎然；河上有一石桥，常年隐于水面之下，只有一只小渡船悠悠往来。踏入院坝，堂屋桌上早已摆满胡豆、花生、水果糖，五颜六色，是童年最甜的记忆。

不等寒暄，每人一碗红糖甜酒汤圆已端上手，汤圆软糯，酒香微醺，红糖温润，一口下肚，暖意遍及全身。午饭更是丰盛，鸡鸭鱼肉齐备，香气四溢。因我家大哥二哥皆好酒，饭桌上便多了猜拳行令的热闹，声声笑语仿佛要冲破屋顶，春酒在杯中荡漾，也在心间流淌。这一顿饭，不只是果腹，更是亲情的盛宴，是年味的高潮，是岁月里最醇的一杯春酒。

春酒之味，不在酒，在于围坐一桌的热闹，在于饭后茶香里的家常絮语。亲戚多的、住得远的，从初三开始走，一直走到元宵节，年味才渐渐收尾。那时交通不便，出行全靠双脚。乡间小道上，常见三五成群的走亲队伍，肩背手提，说说笑笑。一路走，一路摆着龙门阵，笑声洒满田埂与山岗。队伍相遇时，相互道声“过闹热年”，也相互祝福一句“闹热年在您家”……冬阳斜照，炊烟袅袅，人影晃动在青石板与泥路上，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年俗长卷，那画卷从未淡却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璧山区丁家中学）

儿时的年味儿

□刘友才

“小娃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奶奶生前常说这句民谣，我记忆犹新。儿时，腊八粥是啥滋味，我不得而知。记得有一年腊八节，奶奶熬了一大锅红苕稀饭，给我们几个“小馋猫”每人盛上一碗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吃吧，这就是腊八粥。”不管是不是腊八粥，我们仍像小鸭一样抢吃得欢。

“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。”我扳着手指，从腊月初八数到腊月二十三。年味儿，也从祭灶神开始飘出来。吃罢晚饭，爷爷叫我和弟弟打扫灶房。灶房很大，灶台上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，两口黝黑的大铁锅，奏出锅碗瓢盆交响曲。一会儿，爷爷端上祭品，拿着香烛，走进灶房，点燃两支蜡烛和三炷香，虔诚地拜三拜。我们很好奇，爷爷笑着说：“送灶王爷上天。”

儿时记忆里，腊月二十四，家家户户都要打扬尘，拆洗被褥，清扫院落。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，妈妈绑了一把长扫帚，用旧毛巾包住头，踮着脚，清扫房梁上积了一年的蜘蛛网。我在旁看得出神，灰尘扑簌簌落下来的那一刻，我好像懂了，妈妈扫下的不仅是灰尘，似乎还有旧岁里的晦气。

常言说：“腊月要洗澡，年才过得好。”腊月二十七，妈妈用中草药熬了一大锅热水，倒满大木盆，我坐在木盆里，妈妈粗糙而温热的手替我搓洗，仿佛要将过去一年的病痛，彻彻底底地洗去。妈妈边洗嘴上边念着：“二十六洗福禄，二十七洗疚疾，二十八洗邋遢，二十九洗老狗，三十天洗神仙。”那时我年幼，不知妈妈说的啥，长大后才知那是老家的年俗。

进入腊月，年味儿一日浓过一日。大年三十那天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，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肉香。袅袅炊烟，仿佛在诉说光阴的故事。我守在灶膛前，看着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翻滚的肉，琥珀色的油光在汤面上漾开，香味飘满了整个屋子。

“小孩盼过年，大人望种田。”大年三十，吃年夜饭，我们姊妹五个，还有姑姑、三叔、四叔家的小孩，争先恐后地给长辈磕头拜年领压岁钱。那是代代相传的年俗，更是童年难忘的年味。

小时候的快乐是件很简单的事。穿新衣、穿新鞋，便是童年最快乐的事。那些年，农村娃过年穿上崭新的鞋，心情像要飞起来。我们五姊妹的新鞋，全是妈妈在煤油灯下熬夜做的。大年初一，穿上新鞋在院坝里晃悠，总能迎来邻居们的夸赞。那千层底的布鞋，蕴藏着千针万线，更蕴藏着妈妈的关爱，镶嵌在童年记忆深处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二舅家的刨猪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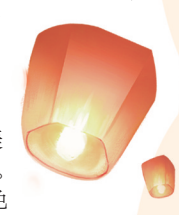
□娄义华

杀年猪、吃刨猪汤，既是刻进重庆乡村骨子里的民俗，也是流淌在农耕血脉里的生活印记。每到冬至，这缕裹挟着烟火气的温暖，便会在村落院落间悄然弥漫。这从不是一场简单的聚餐，而是一场交织着人情、风物、时光与乡俗的幸福盛宴。

在一个霜雪初融的冬日，我接到二舅电话，他再三叮嘱，一定要带着父母回去吃刨猪汤。电话那头，年过七旬的二舅声音沙哑，却字字恳切：“一定要来啊，我们都老了，明年还能不能养猪都说不准了，往后怕是想吃都难了。”怕我推辞，他又急忙补了一句：“老了，就想借着这个由头，和亲人聚聚，见见子侄辈们。平日里大家各忙各的，一家人想凑齐太难了。”二舅的话里，裹着化不开的炽热亲情，一股暖意瞬间漫过胸腔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二舅，我们来，全家都来！”

吃刨猪汤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丈夫开车，载着我和父母，不多时就到了二舅家。院坝里，那头肥硕的“二师兄”早已被分割妥当，整整齐齐码在案桌上。邻里们系着围裙，忙得热火朝天。吆喝声、剁肉声、柴火噼啪声和笑语喧哗声交织在一起，热闹得能掀翻屋顶。堂屋里，除了嗡嗡作响的电暖炉，几盆杠炭烧得通红，暖意融融。桌上摆满了花生、瓜子、水果，亲人们围坐炉边，手捧热茶，聊着家长里短，满室都是祥和温馨的气息。

转眼便到了饭点。最先上桌的，是滑嫩入味的红烧猪血旺，豆瓣的醇厚混着泡椒泡姜的鲜辣，一口下去，鲜爽直冲味蕾。紧接着，萝卜骨头汤、酸萝卜回锅肉、炸酥肉、尖椒肉丝、红烧肥肠、爆炒猪肝轮番登场。压轴的，必是那道堪称川菜灵魂的凉拌侧耳根。每一口都是浓郁的油香，每一口都裹着化不开的亲情。是啊，与其说吃的是刨猪汤，不如说这是二舅一样的农人，对来年富足生活最朴素的祈愿。红火的灶膛，丰盛的餐席，难得的阖家团圆，承载着他们最本真的向往。



正因如此，刨猪汤的美味，从来不止于唇齿之间。它是冬日山野间，一幅活色生香的民俗画卷；是维系乡土社会情感的纽带，是一场充满烟火气的生动仪式；更是刻在味蕾深处，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乡愁密码。当晚月爬上梢头，肉香漫过整片村落，我转头望向身旁的丈夫，忽然懂得，又一个热气腾腾的新年，正实实在在地朝我们走来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能懂的诗

巴岳寺的冬韵

□胡卫民

蛰伏，在巴岳山的腰围处
晨钟，向着张佳胤出岫的家乡
喊了一嗓子
玉泉倾泻，如一条白绢在山间流淌
禅心，飞流直下的背后
木莲醉卧，不甘寂寞的恋歌
回音深邃，丰盈了巴岳寺的千年山楹
读着，阳枋藏着朱熹理学的精舍
品茗论道，张三丰与定一大师的对白
时空穿越不息
仿佛患上意识暂时模糊的司汤达综合征
迷上古刹的榫卯与骆驼峰
植入骨髓
儒韵纷至沓来，闲适的苕粥
不经意染黄了悦耳的晚风

阳光很急
向着石径空旷和巴岳寺烟雾弥漫的禅殿
也喊了一嗓子
声音，划破寂寞
穿透朝圣的三藏真金
故事的梗概，还在陆羽的茶杯中沉淀
情节，已穿过纬线
抵达灵魂的自由
（注：定一大师乃明代巴岳寺高僧）

（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）

家乡的清晨（外一首）

□微克

公鸡一个劲地喊：
天亮了天亮了……
母鸡一直低吟：
快点快点……

空荡的桑树地头
一只鸟，躲在一棵
苦楝树上，诉说着什么
一直没有听出来

深夜的蛙鸣

深夜里醒来
蛙鸣填满了夜空
也挤满我们的房间

此外是无边的寂静
漆黑中，我们看不清
过去，也看不清现实

一阵又一阵蛙鸣袭来
此起彼伏，像来自天际
又或者只是我的幻觉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《大地之上》（诗集）

诗集《大地之上》是诗人唐力近年创作的诗歌作品精选集。内容分为六辑，分别为“缓慢的爱”“落日与鸟鸣”“布老虎之歌”“大地的手掌”“词语的还乡”“祖国奏鸣曲”，题材丰富。诗集遴选的作品，表现了诗人对生活与现实的关照，对历史与自然的凝眸，对大地与祖国的歌赞。诗作或深邃优美，或精短凝练，或热情高迈，显示出作者多方面的艺术表现能力。诗作意象新颖、情感深沉，节奏鲜明，想象丰富，极具表现力和穿透力；同时诗作也深入探索生命永恒的意义，富有思辨特色，具有一定的哲学深度。